



南 / 方 / 语 / 言 / 学 / 从 / 书

甘于恩 主编

广东四邑方言 语法研究

甘于恩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阳江方言 语法研究

陈其南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6220-2

定价：25.00元

总主编
黎宏



南 方 语 言 学 从 书

甘于恩 主编

广东四邑方言 语法研究

甘于恩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甘于恩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12
(南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688 - 5

I. ①广… II. ①甘… III. ①粤语—语法—方言研究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214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序

2008年5月，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被批准为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既是莫大的荣誉，又是一种考验。中心全体研究人员皆深感责任重大，在各方有力的支援下，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9年，《南方语言学》（第一辑）诞生了，她为省内外语言学者交流学术成果搭建了一个极佳的平台。该书出版不久，即告售罄。这说明《南方语言学》的出版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十分必要。

然而，《南方语言学》的容量毕竟有限，她要面向广大语言学者，不能只容纳、发表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学术成果。为了全面检视中心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经过充分酝酿，我们决定编纂“南方语言学丛书”。本次推出的是第一系列，以岭南方言研究为重点，包括以下七种：

- 甘于恩《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
- 伍巍《方言研究集稿》
- 范俊军《语言调查语料记录与立档规范》
- 彭小川《广州话助词研究》
- 陈晓锦、翁泽文《粤语西翼考察——广西贵港粤语之个案研究》
- 刘新中《广东、海南闽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
- 钟奇《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

第一系列出版后还将征集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推出第二系列、第三系列等。我们既重视基地骨干研究人员成果的整理与出版，也欢迎兼职研究人员提交成熟的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我们衷心希望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真正成为团结、整合南方方言研究力量的一方园地，不断推动语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开展。

广东社会氛围宽松，语言丰富复杂，学术思想活跃，经济蓬勃发展，这些都是广东省语言学繁荣的重要条件。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现已成为广东省人文社科的重点研究基地，并获得了省里及各方的有力支持。如此良好的学术环境，请诸君勿负之！让我们加倍珍惜，共同努力吧，广东方言学乃至语言学事业一定可以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最后，欢迎读者朋友对“南方语言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提出宝贵意见，使它成为南方语言学一个闪亮的品牌。

甘于恩
2010年7月8日深夜草于方言调查途中

凡 例

一、本文标音采用国际音标，行文中用方括号〔 〕标示，但例句中的读音，一般不加方括号。

二、写不出汉字的音节，用□表示，加注音标。

三、有些音节四邑当地有习惯写法，实际上是同音替代，本文在同音字下加浪线表示，如“可”（取、拿）。

四、／为两可符号，表示左右两项并用。

五、本文例句统一编码，例句前加（ ），用阿拉伯数字排序。

六、例句末尾加 * 号，表示口语中不说的句子。

七、例句的翻译采用楷体（六号），用（ ）括住。译文尽量用意译，无法意译时，则采用直译，但会标明。

八、论述对象采用字体加黑表示，如“**唔打理**”。

目 录

凡 例	1
总 序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缘 起	1
第二节 人文历史概况	1
第三节 四邑方言研究概述	7
第四节 本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9
第二章 四邑方言声韵调	12
第一节 台山（台城）话声韵调	12
第二节 开平（赤坎）话声韵调	15
第三节 新会（会城）话声韵调	16
第四节 恩平（江洲）话声韵调	18
第三章 形态变调	20
第一节 对形态的基本认识	20
第二节 四邑话的形态变调	20
第三节 变调的综合讨论	28
第四章 名词词缀	40
第一节 词 头	40
第二节 词 尾	44
第五章 代 词	57
第一节 人称代词	57
第二节 指示代词	59
第三节 疑问代词	62
第六章 动词重叠	66
第一节 动词重叠式的来源	66
第二节 动词重叠的形式特点与语法意义	66

第七章 形容词重叠与生动式	70
第一节 形容词重叠的形式特点	70
第二节 形容词生动式的表达特点	75
第八章 助 词	79
第一节 语气助词	79
第二节 体貌助词	93
第三节 结构助词	98
第九章 其他虚词	101
第一节 副 词	101
第二节 介 词	108
第三节 连 词	109
第十章 语序和句式	111
第一节 语 序	111
第二节 句 式	114
第十一章 结 语	119
第十二章 语 料	122
第一节 台山（台城）话语料	122
第二节 开平（赤坎）话语料	127
第三节 新会（会城）话语料	130
第四节 恩平（江洲）话语料	132
表格目录	135
参考文献	137
附录一 调查合作人基本情况	140
附录二 作者方言学论著目录	142
后 记	144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缘起

在广东省的西南部，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方言，与粤语的代表方言广州话有着较大的差异，那就是四邑话。《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称其为“珠江三角洲粤语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支系”^①，这的确道出了四邑话的与众不同。1986年，笔者有幸参与“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项目，负责鹤山雅瑶方言（属四邑话）的调查整理工作，深深地为四邑话的奇特面貌所吸引，并陆续发表了几篇小文章。但是，将四邑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的，历来不多见，也可以说，这是粤语研究的一个空白。笔者有志改变这种状况，然而直到1998年才有机会着手作系统的研究。1999年，自己于不惑之年重新开始学生生涯，使得自己的夙愿有机会得以成为现实。两年多来，虽然俗务缠身，但仍然抽出不少时间对四邑话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和理论总结。这部《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是笔者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心得，现呈现于此，希望得到各位行家的批评指正。

本书研究四邑话的四种重要方言，即“四邑”所在地的代表方言——台山台城话、开平赤坎话、新会会城话、恩平江洲话——的语法特点。本章是背景性质的导论，第二章属于为语法描写作准备的语音简介，第三章起才是本书的中心，第十一章为结论部分，最后一章则是语料。

第二节 人文历史概况

一、基本情况

台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南濒南海，东北与新会市相邻，西边与恩平、阳江两市接壤，西北与开平市相接。它是四邑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县级市，面积3 286平方千米，人口101万。台山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始设置新宁县，前此的县境分属新会县（郡）、恩平县等地，民国三年（1914）更名为台山县，1992年改县为市，辖28个镇，市政府驻地台城镇。台山话内部尚有差别，大致可分为四小片：①台北片，包括台城、附城、三合、四九、大江、水步、公益、白沙、三八共九个镇级单位，其中白沙、三八较近开平方言，以台城话为代表；②西南片，包括端芬、广海、南湾、隆文、沙栏、横山、北陡、汶村、海晏、海侨以及那扶、深井十二个镇级单位，其中那扶、深井地理上接

^① 詹伯慧、张日昇. 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18

近恩平，具有恩平话的一些特点，而端芬话别有特色；③东南片，包括冲蒌、斗山、都斛三个镇级单位；④川山片，包括上川、下川两个镇级单位，其中下川话的典型语音特点是没有边擦音⁴。此外，赤溪、田头两个镇级单位主要通行客家话，三合镇的汇洞村有部分居民也仍使用客家话，大隆洞林场和深井部分地区则使用信宜话。

开平，是四邑中唯一一个没有临海的县级市，东北面与新会市为邻，东面和南面被台山市包围，西面与恩平市接壤，北端与鹤山市相连，西北角与新兴县相接，面积1 611平方千米，人口近68万。开平建县较迟，明崇祯十一年（1638）始设置开平县。1958—1960年间，曾与恩平县合并为恩开县，后改开平县，1961年初两县又分治，1993年撤县建市，改称开平市，辖7街12镇，市政府驻地长沙街办。开平话内部可分以下四个小片：①赤坎片，包括赤坎、长沙街办、塘口、沙塘、百合、蚬冈、金鸡、赤水、东山（大部），以赤坎话为代表；②城内片，主要包括三埠街办及周边地区，语音特点接近台城话；③水月片，包括水口、水井、月山三镇；④龙马片，包括龙胜、马冈、大沙、苍城四镇。此外，开平一些镇（如水口、蚬冈、金鸡、赤水、东山）的局部地区则使用客家话。

新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南濒南海，东与中山市、东南与斗门县比邻，西与开平市相接，西南与台山市接壤，西北则紧靠鹤山市，北面与佛山市为邻，在市境东北部，从南、西、北三向环抱江门市区，是四邑中历史较悠久的一个县级市，全市面积1 641.57平方千米，人口86.52万。新会在秦汉时为南海郡地，三国吴黄武元年（222）于新会司前镇河村一带置平夷县，是今新会县地置县的开始。南北朝宋永初元年（420）设新会郡，辖新夷、义宁等六县，后几经更迭，属地有所扩大。隋开皇十年（590）易郡为县，称为“新会县”。宋开宝五年（972），新会属地最大，包含今台山、新会、斗门、江门全境，珠海、中山、开平、鹤山、顺德、恩平六市部分地域，面积达8 400平方千米。1992年撤县建市，辖18个镇，市政府驻地会城镇。新会话内部大致可分为如下四小片：①中心片，包括会城及周边地带、杜阮、大泽、七堡、小冈、三江、罗坑、牛湾、双水、崖西、崖南、古井、沙堆共十三个镇级单位，是新会通行范围最广的土语，使用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78%，以会城话为代表；②司前片，通行于司前镇，又称“河村话”，据说是新会话中最难懂的方言；③睦大片，通行于东面的睦洲、大敖两镇，因地理上与斗门县毗邻，比较接近斗门话；④棠下片，通行于北面的棠下、荷塘两镇，棠下话在原属新会辖地的鹤山雅瑶镇亦通行，在当地称为“下方话”，棠下话与雅瑶话的语言特点相近似。此外，新会尚有少数居民使用客家话，主要分布在大泽的同和、鲫鱼山，杜阮的中和坊等地，人数约3 000。

恩平，是四邑中最靠西边的一个县级市，其建县历史的悠久程度并不亚于新会。恩平东北紧接开平市，西北与新兴县为邻，西部和阳春市接壤，西南与阳江市相连，东南则与台山市比邻。全市面积1 703平方千米，辖14个镇，人口约48万。市政府驻地恩城镇。恩平县境于秦代属南海郡，汉代属合浦郡的高凉县，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称为“恩平县”（意思为“恩图平定土族”），这应是“恩平”县名的先声。三国时为吴国管地，属广州高州郡海安县。唐至德二年（757），海安县方改名为恩平县，归岭南道恩州管辖，此为“恩平”得名之始。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废恩平，并入阳江，至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再置恩平县，隶属广东肇庆府。清同治五年（1866）改属阳江直隶州，清末民初再归肇庆府。新中国成立后，恩平先后隶属于粤中区、粤西区、佛山地区、肇庆地区、江

门地区。1994年撤县建市，改称恩平市。恩平是四邑唯一没有客家话的县级市^①，恩平话内部大致可分为如下六个小片：①江洲片，包括江洲、牛江、沙湖、君堂、圣堂的大部、良西六个镇级单位，以江洲话为代表，是恩平通行范围最广的土语；②恩城片，包括恩城镇及周边地区，又称附城话；③横陂片，包括横陂、洪滘两个镇；④那吉片，通行于那吉、大槐、恩侨三个镇；⑤歇马片，通行于圣堂的歇马乡周围；⑥大田片，通行于大田、蓢底两个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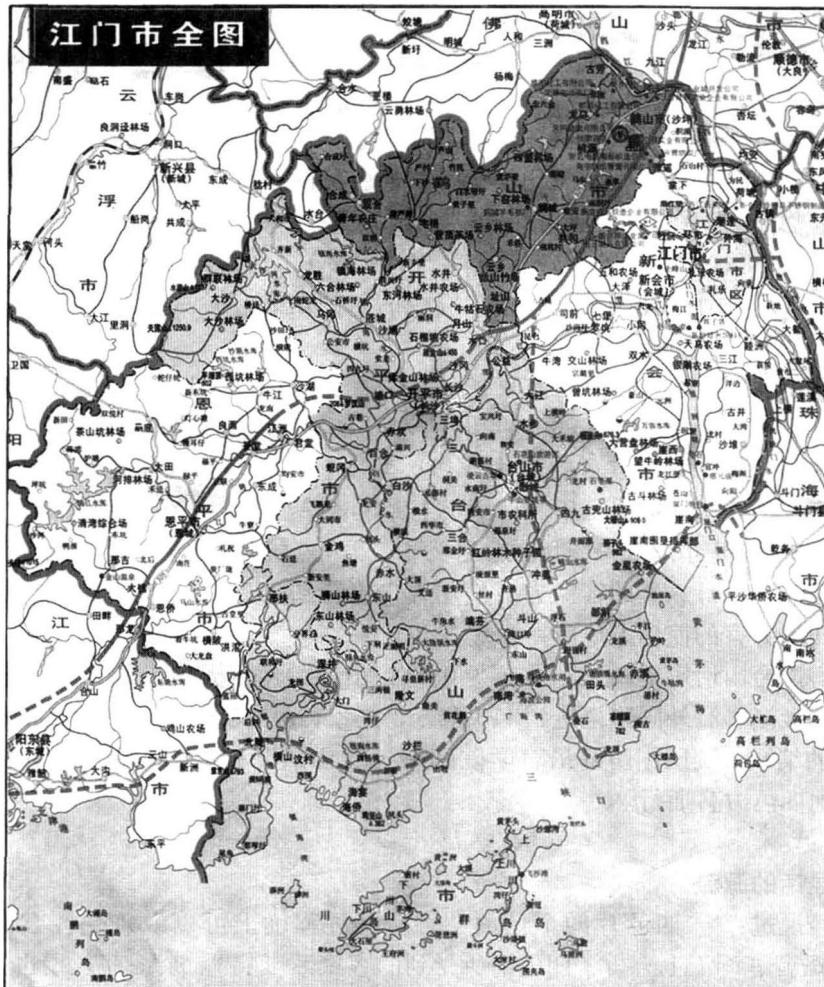


图1 江门市行政区划图

^① 张国雄等《五邑文化源流》引1991年版的《江门市地名志》称“根据1986年的调查，五邑地区的客家村落包括恩平沙湖镇的鸡鸣营、大田镇的考试角”（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2~43页），并说“客家人在今天五邑地区的分布应该大致不出这个范围，以鹤山、恩平、开平为多”（44页）。实大谬，恩平现已无集中分布的客家居民点，笔者为此曾多次电话联络当地有关部门求证，得出的结果都是恩平现已无客家话通行，鸡鸣营、考试角（实际为狗屎角）乃是历史地名，现不存在。客家人离开恩平的原因和详细过程，请参看郑权欢的《恩平“土客之争”始末》（恩平文史第21期，1989）。

二、四邑与四邑方言

“四邑”是一个历史概念，原指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个县份，与“四邑方言”的通行范围并不完全重合。1949年划新会县的一部分设江门市，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江门市脱离佛山专区，升格为地级市，并增辖原属佛山专区的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鹤山五县，因而又有“五邑”之称^①，如区内有地方性的“五邑大学”。1992年起，所辖各县陆续改制为市（县级市）。据1999年的统计数字，江门全市及五邑的总面积为9368平方千米，人口为382.05万，其中四邑的面积为8143平方千米，人口为303.52万。

四邑方言是粤语的一个次方言。目前学术界对于粤方言的分区还有不少分歧，但是对在粤方言之下划出四邑片，则意见比较统一。四邑片的通行范围包括江门市市区及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珠海市辖下的斗门县（人口29.41万，1999年统计数字），以及中山市的古镇镇（人口6.38万，1999年统计数字），合共八个县市。另外，电白县大衙镇的龙记、棉花地等村使用一种叫做“麻兰话”的白话，据说与四邑话接近^②，但未经证实，若是，当属于方言岛性质。

四邑方言的使用人口，尚缺乏准确的统计数字。熊正辉（1987）认定为340多万人，但这应是七县市（未计中山古镇镇）当时的人口总数，尚需扣除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斗门六处的客家方言的使用人口；李新魁（1994）认定为约400万，亦是概数。台山市客家话集中于赤溪、田头，历史上赤溪曾单独立县，客家话的使用人口当为数万（赤溪、田头1999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合为3.1万），加上开平、新会、恩平、鹤山、斗门的少量客家人，估计六处的客家方言使用人口不会超过20万。因此，在四邑方言通行的八县市，四邑方言的使用人口应在360万以上。

四邑方言以台山话影响最大，主要原因是台山话的使用人口远超于其他各县（市），使用台山话的港澳、海外同胞也达到110多万。据张日昇、甘于恩（1993）的《粤方言研究书目》中的编录，美国国防部语言学院编有《台山话基础课程》课本，可见，台山话在海外较其他四邑方言通行。

三、四邑话的源流

笔者曾经说过：“四邑片的个性鲜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兼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③，并从语音、词汇上分析了四邑话所受到的客家话影响^④。余霭芹教授也指出四邑话

^① 也有人认为“五邑”指江门市和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这恐怕与现在通行的理解不符。见刘琦，魏清泉。广东省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243

^② 戴由武、戴泽辉主编《电白方言志》称：“大衙镇的龙记、棉花地等村有一种叫‘麻兰话〔ma⁴⁴ lan⁴⁴〕’的语言，口音与四邑话相似，也属粤方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4）

^③ 甘于恩，邵慧君。广东四邑方言词汇特点，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方言》增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72~381

^④ 详见甘于恩，邵慧君。试论客家方言对粤语语音的影响。暨南学报，2000（5）；甘于恩。试论客家方言对粤语词汇的影响。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梅州）

有客、赣语的成分^①。最近，笔者和另一位学者更是论证了四邑话中的闽语成分^②，这说明四邑话面貌的复杂，可能与其移民来源有关。

从语音的大格局来看，四邑话可大致分为两块：台山、开平（以及鹤山的雅瑶）的四邑话为一块，典型特征是有边擦音 t ，为 19 声母系统；新会、恩平为一块，典型特征则是没有边擦音 t ，为 17 声母系统。这很可能暗示着这两块方言使用者来源的不同。台、开一系的四邑话有 t ，笔者认为其来自福建的莆田、仙游话，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四邑方言中只有台山、开平两地有边擦音，而这两地汉人的先祖，许多皆来自福建莆仙。例如，台山黄氏的祖先黄岸，唐朝辞官迁至福建莆田涵江黄巷，其子黄昌任南雄太守，其孙黄居正任官于台山，后代在台山繁衍至今。而开平诸姓也有不少与莆仙有关，如古宅方姓祖先为莆田人、社边何姓祖先为仙游人，龙塘何姓先人自莆田县提学岭南，因中原兵乱，遂定居龙塘至今。

第二，广东的开发相对晚于福建。在文化、教育方面，福建历来较为发达，莆田、仙游一带，由于地少人多，生活不易，因此，考取科举、走致仕的道路成了旧时文人的一条重要出路。台山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立为新宁县，主要官员中闽人居多，而闽人中又以莆籍占多数，如：邱泰、姚文炜、许光卿、何凤瀛（以上任知县），陈廷美、黄堂、林应朝、郑徒、朱明钦、关学尹（以上任典史、主簿等官），林章、林效宾、林有斐、陈缙（以上任教谕训导）等皆是莆仙人，此外，还有一些注为“闽人”的官员，也有可能部分来自莆仙。如此之多的莆仙人出任地方官员，在当地的影响势必不小，尤其是当时福建文化领先于广东，其方言也可能有一定的典范性，他们的语音习惯（比如带 t 音）便成为平民模仿的对象，这并非是奇怪的事情。

第三，如果只是单单来自莆籍的上层阶级（连同他们的家眷），恐怕还难以在语音上长期地影响当地的语言（方言），因为朝廷的官僚体制，并不能保证莆籍官员在四邑任职的连续性。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莆籍移民相呼应，才可能使得短期的语言影响长期延续下去。《中国移民史》称“文献载：绍圣年间（1094—1098）南恩州（辖今阳江、阳春、恩平等县）‘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特别是州治所在的阳江县，‘邑大豪多莆（田）、福（州）族’”^③。可见，历史上这一带闽语相当流行，现亦不至于消于无形。台山、开平立县皆较晚，其县境部分原归恩平所辖，因此台山、开平两地居民的成分完全有可能与恩平相类，即许多莆籍移民在台山、开平从事经商、务农等事务，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数量诸方面影响形成合力，使得他们的语言习惯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

而新会、恩平语音特点的不同，则应与移入时期和来源不同有关。笔者推测这两地的移民很有可能是从东面（如福建）、北面（如浙江、江西）沿两条线路进入：一条是陆路，北面的移民经江西越过大庾岭进入南雄，这就是如此多广东人将自己的祖籍说成是南

^① 余雋芹的《广东开平方言的中性问句》说：“中古次浊阳上读阴平原来是客家方言的区分性特征，可见四邑方言带有客家方言的色彩。……本来中古透母及定母平声变为 [h] 该是赣方言的区分性特征，可见四邑方言又带有赣方言的色彩。”见《中国语文四十周年纪念刊文集》，商务印书馆，1993，84 页。

^② 甘于恩. 粤方言中的闽语成分. 第七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厦门）；赵冬梅. 浅论粤语日母字的读音. 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暨南大学）

^③ 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第四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85

雄珠玑巷的原因，这同时也可解释为什么四邑方言带有客、赣语的成分（如疑、日母读同鼻音声母、蟹合一帮组合台山和开平读ɔ、舒声调带有客家话的色彩、“女阴”一词，江门白沙既用 [hei²³]，也用 [pit⁵⁵]）；另一条则是海路，东面的移民沿着海岸线从福建进入广东，尤其是南宋末年，元军渡过长江，攻克首都临安（杭州），将南宋残余势力从温州赶至福州，迫使宋主乘船经泉州、潮州、惠州，南至中山，最后逃到新会崖南，随行的有二三十万官、兵、民，宋主失败跳海后，随行军民可能沿海岸线继续西逃至现台山西部，或登上川山群岛，或在北陡处沿镇海湾进入恩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会、恩平中间隔着台山、开平，语音特点却比较近似，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台山话有的土语（如下川岛）没有边擦音t。

当然，关于四邑话形成复杂的特点，我们既不能把这个过程简单地理解为某种方言从什么地方来便具有什么地方方言的特征，也不能理解为具有哪里的方言特征，就一定来自哪个地方，还得结合诸多因素（如历史、民族、宗教、风俗、迁徙等）来考察其成因。但由于本书的重点不在于此，因此只能点到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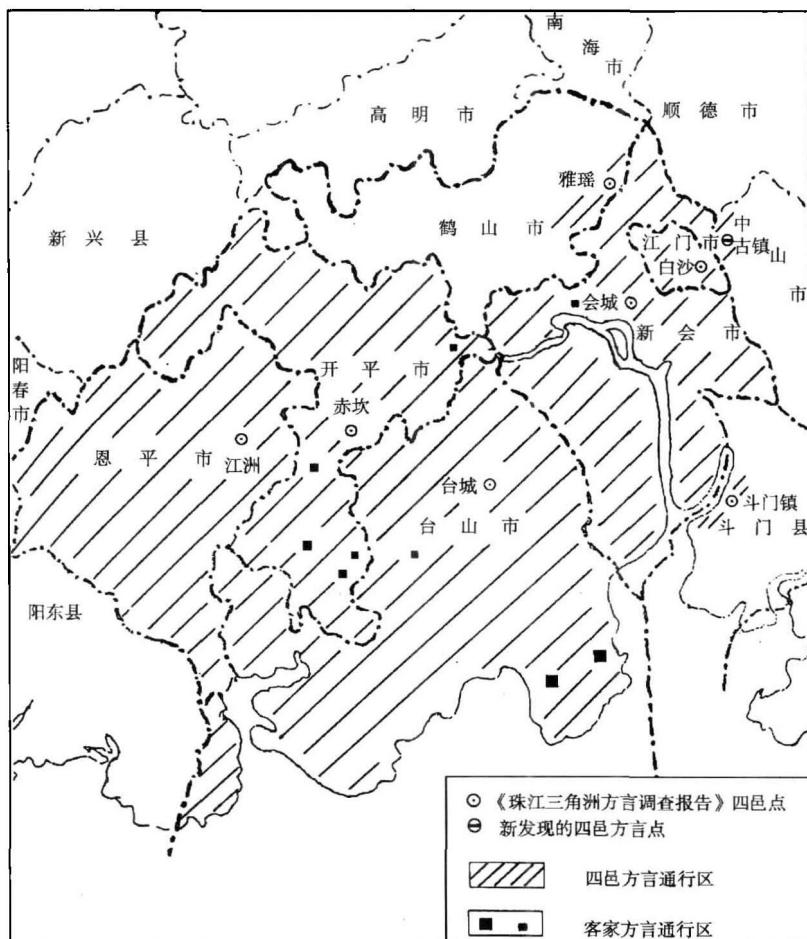


图2 四邑方言分布简图

第三节 四邑方言研究概述

本节对四邑方言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重点在四县方言，也涉及其他四邑点。分成三个时期：早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现代（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和当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一、早期的研究

最早对四邑方言进行研究的当属唐A. 的《新宁粤语》，1883—1884年刊登在香港出版的11~12期《中国评论》上。过了几年，有两位西方学者（鲍尔和库纳特）调查了新会方言，分别发表了同题为《新会方言》的论文。这些材料现在都已难以见到。不过汤翠兰在推测西方学者为何对四邑方言产生兴趣时说：“西方学者所以会注意到四邑方言，主要是因为当时活跃于广东沿海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西方人，在学习以广州话为标准的广东话时，已察觉到位于广州西南面的四邑地区，人民所说的话竟和广州话颇有差距。”^① 这不无道理。由于这些材料的篇幅都不大，它们较可能是初步的语音分析和词汇描写，学术性不会太强。

其后的论著有些属于介绍性或普及性的，如赵仲邑的《新会方言考略》（《新生报》，1947）、余召南的《最新新华英会话全璧》（波士顿华人联谊会，1930）、广东省方言调查指导组的《四邑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1950年，王力和钱淞生在《岭南学报》第10卷第2期上发表的《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涉及台山（包括台城、端芬、荻海、长罗、新昌五点）、开平、新会、江门的语音特点，鹤山虽亦作了调查，但作者说明调查对象为城内（沙坪）人，则应属于广府片。《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反映出的四邑话特点十分珍贵，如作者首次指出四邑话的m、n、ŋ都带有些微的塞音成分，这种现象赵元任在稍后的《台山语料》中也注意到了，不过从音系的角度看，《总论》略嫌简单。同期的《台山方音》分析了台山四点的语音面貌，应是早期研究台山话较具学术价值的专论。1929年，赵元任先生到两粤调查方言，直到50年代初才正式发表其调查结果。一篇是《台山语料序论》（《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所长纪念专刊》，1951），作者自评曰“把台山方言的特点从不太专门的观点大致描写了一下儿”^②；另一篇是《台山语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作者从“实际语言的生材料”入手，记录了台山音系，并附有六段语料，是研究台山方言的珍贵材料。稍后有尤桐的《台山方言》（普林斯顿大学，1952），这是篇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其理论深度如何，不得而知。

二、现代的研究

从上面的简介可知，早期的研究较集中在台山话，且多为语音分析。不过这种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已经有所改变。

^① 汤翠兰. 四邑方言声韵初探. 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7. 3

^② 赵元任. 台山语料.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 1951. 25

威廉·约翰的《从四邑话语料初拟原始粤语》(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 1966)试图通过四邑话的材料来探寻原始粤语的面貌。陈锡梧的《台山方言特殊变调初探》(《中国语文》1期, 1966)已注意到变调与语义、词性的关系, 尽管其分析尚较粗浅。甘德谦开始把台山话与其他粤语或相关语言作对比研究(《广州话、台山话、博白话及泰语中与语义有关的声调演变》, 《中国语言学报》, 1980)。黎天睦等人则开始调查台山话词汇(《关于台山话词汇调查计划的中期报告》, 《中国语言学报》, 1981), 可惜成果未见公开发表。

这一时期的研究, 音系的描写仍然较多, 如约翰·麦科依的《广东省台山音系》(《国际语言学文献通报》18期, 1969)、郑·特里萨的《台山音系》(《中国语言学报》, 1973), 余霭芹的《台山方言导论》(华盛顿: 应用语言学中心, 出版年份不详, 但估计最有可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

三、当代的研究

从80年代中期开始, 虽然台山话仍是四邑话研究的热门, 但调查的方言和研究的范围都已有所扩展, 成果最为丰硕。

台山话的专门研究成果有: 吉纳·李的《台山话研究》(《俄亥俄大学语言学工作论文集》26号, 1987)、黄剑云的《台山方言(广州话普通话对照)》(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和《台山方言略说》(语丛1991—1992专刊)、谭飞燕的《略谈台山方言古疑母的保存情况》(《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0), 另外余霭芹在“纪念王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台山淡村方言的变音》(北京大学, 2000), 论文发表于同名论文集上。

这个时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其他四邑方言的研究逐渐增多。例如: 甘于恩的《雅瑶方音初探》(暨南大学, 1987), 这是作者的硕士论文, 后来以《广东鹤山雅瑶方言概述》为题发表(邓景滨主编《汉语方言论文集》, 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 1997), 内容已涉及词汇、语法特点。邓钩主编的《开平方言》(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0)是关于开平方言的一部重要专著, 并发表《开平话拼音方案》(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 暨南大学, 2001), 邓氏还有一篇争鸣文章《台山、开平方言音系中的几个问题——对〈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中有关问题的商榷》(《双语双方言》第七集, 深圳, 2002)。余霭芹则有几篇关于开平方言的语法论文。岑安民的《恩平(江洲)话音系说略》(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是第一篇较系统、准确描写恩平话语音的论文。此外, 任民也写了《鹤山市龙口话同音字汇》(佛山大学学报, 1995)一文, 而林柏松撰写的《中山市志·方言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首次披露中山古镇话属于四邑话, 材料虽少, 但弥足珍贵。

在音系调查的基础上, 这个时期的研究开始转向词汇、语法。较重要的有: 甘于恩、邵慧君的《广东四邑方言词汇特点》(《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0), 黎天睦的《台山话之体貌词缀》(约翰·麦科依、黎天睦合编《汉藏语研究论文集》, 康奈尔大学, 1986), 余霭芹的《开平方言的几种句式——兼论语法类型的分布》(语丛, 1991—1992专刊)、《广东开平方言的中性问句》(《中国语文》, 1992; 《中国语文四十周年纪念刊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3)和《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从“者”“之”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中国语文》, 1995)。此外, 甘于恩等也有几篇关

于四邑话语法的综论。

80年代中期，广州暨南大学与香港理工学院合作开展“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其中有七个点属于四邑话，稍后出版的三卷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988、1990）标志着四邑话的田野调查取得重大成果，尽管在细节方面还有待雕琢，但毕竟为后来的综合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90年代起，综述性的文章开始增加，主要有：赵健伟和丘学强的《论古明、微、泥、疑、日母字在四邑话的读音形式》（詹伯慧主编《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汤翠兰的《四邑方言声韵初探》（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97）、邵慧君和甘于恩的《广东四邑方言语音特点》（《方言》，1999）和《广东四邑方言词汇特点》、甘于恩的《广东四邑方言代词系统的综合考察》（《语文研究》，2001）、甘于恩和邵慧君的《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特点初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学术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以及汤翠兰的《广东四邑方言声母中塞音成分丢失现象的探讨》（《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学术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和《四邑片粤语的特点》（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此外，麦耘的《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也涉及四邑话的语音特点（《中国语言学报》，伯克莱，1997）、张国雄等的《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有一章“五邑方言”，较多论及词汇情况及方言与文化的关系，但从专业角度看，有些提法尚有斟酌的余地。

第四节 本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在正式开展本项研究之前，理论上做好必需的准备相当重要，我们觉得必须注重以下三个要素：

（一）调查者自身的理论素养

调查者自身的理论素养也是一种广义上的理论准备，尤其是写方言语法论文，调查者应在普通语言学理论和语法理论方面有较坚实的基础，具备对语法现象作出科学分析的能力。这样在论述具体的方言现象时，才有可能有较宽阔的视野，避免受到自己母语或母方言的干扰，从而作出合乎语言事实的论断。因此，在本项调查开展之前和过程中，笔者尽量收罗有关的理论著作，尤其是关乎语言学方法论的论著，以弥补自己理论素养的不足。

（二）相关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这是狭义的理论准备。相关理论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对调查的深入和准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实不论语音、词汇调查，还是语法调查，了解前人在相关课题做了哪些工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于调查者来说这可谓必不可少的基本功，除了可以帮助调查者明确调查的重点和难点外，还可以通过了解前人的经验教训，汲取前人研究的精华，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从而达到更高的研究高度。我们的资料收集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语言本体的研究资料，如粤方言的研究资料、四邑话的研究资料、周边方言的研究资料、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资料。尽管笔者编过《粤方言研究书目》，勤于收集语言资料，但在写